

台灣校友新竹一日遊

會長劉安乾報導

雖有颱風的威脅，卻在眾多參加校友的熱情及上帝的祝福下，2009年6月21日按原定計劃圓滿的完成了新竹一日遊，深信此遊必能帶給每一位參加的校友一份難忘的回憶。

張弘弢校友美麗而與四周一望無盡大自然田野山林溶為一體的居所，家中純樸溫馨的佈置，張太太為大家準備的玫瑰紅色奇特的美麗飲料，然後驅車前往。必須於2星期前就訂位的劉家莊燜土山雞及烤蕃薯午餐，餐後在山林中車道漫步，兩旁時而碧綠魚池，時而松木參天，花叢處處，鳥語花香，蝴蝶亂舞，而下山時人手一袋當地的新鮮水果野菜，心靈與肉體都得到的滿足。在雨中，義民廟前，聽弘弢校友細說義民廟的歷史，在廟中有人抽到了上上籤。回到張校友家中的生日會，那法式夏威夷果仁蛋糕，全體校友為藍太太唱的生日歌及為張弘弢伉儷高歌的世界民謠Edelweise。最後多位校友，著魔般隨著張太太的鋼琴樂音，一曲接一曲，瘋狂的哼唱，英語、國語及台語曲。



台灣校友在劉家莊餐廳前

此時颱風已過，天氣轉晴，大家高興打道回府。

是日午餐客人大菜由劉安乾會長招待，他事先跑了一遍，安排週到，同學們同聲感謝。參加校友有劉會長和他令堂、曾昭穎、李念章、鍾榮凱夫婦、藍之光夫婦、朱祖明夫婦、包金城夫婦、程仲明夫婦、「地主」張弘弢夫婦。

台灣校友設台宴款待 廣州培正呂超校長朱素蘭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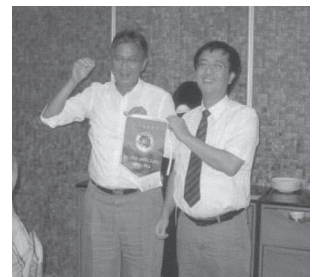
43鋒社鍾榮凱

九月十五日歡迎廣州培正呂超校長、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朱素蘭、區委鍾俊明、校書記許文芳一行，是日下午先由台灣會長劉安乾、前會長朱祖明夫婦、前會長李念章等駕車陪同參觀台北著名景點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及拜會廣東同鄉會。晚上台新光三越百貨大樓「欣葉餐廳」以全席台菜款待，給貴賓們嘗嘗台灣特色。出席者有劉會長、斌社曾昭穎、鋒社鍾榮凱夫婦、弘社李念章、偉社程仲明夫婦、誠社包金城夫婦、匡社曾耀民夫婦、真社張弘弢夫婦、協社宋允鵬、捷社顏榮基、捷社陳肇長、頌社吳國儀。代表北區大專培正校友有前會長朱俊波、現任會長吳家裕、副會長簡丹尼、財政張鴻開、文書林子豪等。宴會由劉安乾會長主持，致歡迎詞、唱校歌及校旗歌，興奮熱烈，再介紹校友及大專生近況，呂校長、朱會長、鍾區委及許書記均致詞，並互贈旗幟禮品，最後再唱校旗歌結束。

台灣校友預定組團參加廣州母校一百廿年校慶，在台校



前台灣會長曾昭穎與廣州朱素蘭



劉安乾會長與呂超校長合影

會長合影

友為了熱烈響應廣州慶祝母校一百二十周年大典，將發動組團回穗參加活動。

又二〇〇九年七月廿五日誠社同學包金城之女惠璇小姐出閣，在台北遠東大飯店香格里拉宴會廳舉行婚禮，設宴廿餘席，新郎林建嘉君和新娘都是留美俊秀青年，郎才女貌，百年好合，在台校友多人前往祝賀。



誠社包金城嫁女，左起：鋒社鍾榮凱、鍾太、新郎林建嘉、新娘包惠璇、誠社藍之光、包太太、包金城

● 堅 ● 社 ● 鑽 ● 禧 ●

堅社（1949）鑽禧慶典於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假澳門培正校園舉行，來自國內，香港與澳門社友及家屬共70多人，齊集澳門培正校園，於上午11時，歡迎會（地點：H座8樓禮堂）上，高錦輝校長及黃漢堅會長介紹概況，然後分批參觀H座（創校120周年紀念大樓）及在A座（盧家

大屋）前集合，拍照留念。午茶後，旅遊活動展開，暢遊大三巴、路環城區、氹仔龍環葡韻等，於黃昏返抵帝濠酒店帝濠軒暢談近況，互相問好，下午七時舉行鑽禧慶典大公宴，由鄭秉仁老校長為各堅社社友掛鑽禧紀念牌，澳門培正校及港澳同學會同人均往參賀。

鑽禧絮語（詩二首）

王繼樑

（一）七絕
世言七十古來稀，
八十而今未足奇；
我勸諸兄常鍛煉，
定將暮歲變晨熹。

（二）七律
易世移時六十年，
紅藍依舊譜新篇。
遐思半紀金銀誕，
喜慶鑽禧聚盛筵。
一片丹心盈肺腑，
萬千名士有培賢。
吾儕莫道桑榆晚，
異彩雲霞尚滿天。

欣逢堅社鑽禧有感

黎文韜

濠江創社集英儕
幸立程門共硯齋
六秩辛勤培正氣
垂耄聚舊樂和諧
前塵倏忽嗟槐夢
善徑堅循踰嶂崖
鑽慶當醺醕萬盞
同觀暮靄瞻詩懷

黎文韜

銘記良師善琢磨
羊城畢業各奔波
睽違六秩常懷舊
轉瞬韶光似逝河
喜見同窗皆健壽
頻添旨酒任顏酡
今宵鑽慶盈醕味
五載重臨樂更多

張大釗

堅社鑽禧六十年
感懷往事豈如煙
紅藍旗下同成長
至善至正育群賢
世事風雲多變幻
問心無愧心彌堅
今朝有幸重相聚
五洲四海慶團圓



香港培正與我們的一級

鍾榮凱 1943鋒社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我國，廣州淪陷前我家遷香港，我暫讀西南中學初中一二，初三就入了培正港校，當時我家住灣仔鳳凰台，每日過海到尖沙咀搭七號巴士上學，開始了人生路途上重要的一頁。

當時學校在馮棠主任領導之下，師資陣容顯赫，各科平均，德智體群並重，數理化課本都用英文，給我們打下良好的基礎。記得當時國文老師王皎我是個外省人，不但指導我們讀寫國文，也讓我們這班廣東仔學會了國語，有次王師指定擔任貴賓演講記錄，至今尚感榮幸，當時名師尚有教化學的阮平超老師、歷史的趙子剛老師、熟悉古典，述說如流，語出驚人，音樂的林聲翕老師，名鋼琴作曲家，我受他影響成為古典音樂愛好者，日後並參加詩班事奉，還有國文的凌子鑿老師、鍾銘鈴老師，宗教的林恩光老師等。

體育方面港校亦有傑出表現，學界田徑、籃排球賽都名列前茅，籃球校隊中有我鋒社的吳乘僖、麥成煊、余國璠（戰後到台任警官，英年病逝）、龐榮光、林國樑、伍元福等。此外林競、伍朝樞、伍滌塵等，一班運動健將組健身操及壘球隊，既強身又常表演。

我們另一群非代表隊又非「死味書」之輩，為了讀書不忘體育，自組「鐵戈」籃球隊，每日練球自娛，隊員有丘啟超（美國空軍警官退休）、盧浩然（無音訊，其兄盧卓然老師是我們訓育主任）、張惇裕（在港）、關肇祀（退休醫生，在美加州二埠沙加緬度）、劉文得（留日本神戶去世），還有陳寶賢、何貴勳、潘仲壘、溫可潤、筆者，當時有老師認為我們不做書蟲，頗為嘉許，日後我入桂林培聯變為班隊一員，稍感進步。

當時港校我們這班小伙子各有不同的發揮，如林紹基專搞模型飛機，屢得大獎，日後成為美國MIT博士，航空

工程專家；莫廣智愛寫作，後來在大陸成為有名文藝工作者；田華湛任過港同學會副會長，移民澳洲逝世；陳天章在校時主持工人夜校，後由尖沙咀浸會移居美國，曾任美京同學會會長，江可伯成為教育界及旅遊業領導人物；許榮光移民加拿大擔任公職退休，領導同學會務；葉焯培國語演講比賽獲獎，各同學以後在各行業都有傑出表現，限於記性不好，失去聯絡，無法報導，敬請原諒。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被突襲，同日清晨我正騎單車由亞皆老街去學校途中忽然天空上有沉重的飛機聲音，由遠而近，原來是一群日本轟炸機已越過鯉魚門上空入港，旋即俯衝下降，猛炸啟德機場，到我看到機身上的紅日標誌時，不刻停在啟德機場的軍民用機已被炸得七零八落，我三步變成兩步，抬着單車，跳往路邊山坑逃命，一會兒日機飛走，我也沒去學校，折回在亞皆老街界限街交叉處的家（以前士他令道浸會對面），從那日起港校就無法上課，以後日軍一週內由新界入侵至佔領全港，我的港校生涯就此結束了。

翌年春天我隻身離家去澳門盧家花園培正讀學，與更多來自穗港的同學相處，讀了一個學期就搭船去廣州灣，再與幾個培正同學從陸路經柳州上桂林，以後在桂林培正培道聯合中學（培聯）畢業（仍是一九四三年級），香港時代的級友因戰亂流散，有的有幸進入桂林或坪石培聯，有的不得不延遲入學，由43鋒社變為44昭社，這是後話。

戰後復原，我由重慶直接去了台灣，做過公務員、學界、商界，近多年來從事兩岸及對外交流，退而未休，回首前塵恍如一夢，心中無限感恩，上主賜我機會在培正接受教育與靈命的造就，但求不辱主名。

共唱校旗歌最後一句：「我培正，永！永！永！」紅藍旗在全世界無落日！

建社住台灣同學返廣州參加培正中學創校119年暨 建社畢業60周年鑽石慶小記

2008年11月29日是廣州培正中學舉辦創校119年校慶的日子，同時也慶祝建社畢業60年鑽石慶，建社在台同學目前共有三人，為楊啟釗、王樹銘及筆者雷天霖；楊君因另有要務，王君則不良於行，都不克前往，所以只有筆者一人偕同內子何紅荔女士出席。

我們於11月25日由台北搭機飛香港。26日安排搭船赴中山市訪友及參觀，同日返香港，27日搭纜車參拜在大嶼山上的大佛。28日上午與在香港的建社同學於九龍火車站會合，同乘直通車往廣州，進住白雲酒店，午餐後集體參觀位於東郊的大學城，據稱有9所高校都集中設立於此地，但因該日是星期五，又近黃昏，所以不曾見到許多學生，校區眾多建築則甚為宏偉。晚餐後前往觀賞馬戲團表演，由多國特技人仕聯合演出，聲光、動作配合得宜，可稱精彩，回想在台灣居留已一甲子之久，在記憶中似乎不曾去

看過馬戲表演，居然不遠千里跑到廣州來觀賞。

29日的項目是本次的重點，於11時之前回到久別的校園，除了與同學敘舊之外，另帶領內子到校區各處參觀，也見到許多年輕活潑的在校學生提供各項服務，在與校內主要領導合影之後，到校區附近的餐館參加學校主辦的公讌，下午回到大禮堂，在校歌聲中舉行校慶紀念大會。隨後就是建社同學上台領取鑽石紀念獎牌。約有近40位同學出席，有遠自美洲及澳洲返回者，加上眷屬，有近60人之多，可謂一大盛事，大家心中都感興奮與快樂，在相互道珍重之後分別各走前程。當晚香港同學仍搭直通車返港，我與內人則仍留廣州，於30日上午從白雲機場搭「南方航空」的週末直航包機從廣州直飛桃園中正機場，約90分鐘航程，免除了中轉香港的麻煩。

建社雷天霖（前台灣會長）

鑽禧有感

我社在慶賀高中畢業六十周年的「鑽禧」時，持出一期特刊以作紀念。希望同學們能寫些稿件，陳文藻同學首先寫了洋洋萬言在培正讀書時的懷舊文章以作拋玉引磚之意。本人讀畢，我這「磚」倒給他引出來了，不過既然是「磚」，有用的話，便用以砌牆作柱之用，如果認為無用，則棄之於瓦礫之中，編者作主便可。

我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培正人，所謂徹頭是因為我在1936年抗日之前我便寄宿於培正小學一年級，所謂徹尾就是因為我在1948年於培正高中畢業，從頭到尾都是MAKE IN PUI CHING。但知我者一看便知我非純種的培正人，其中滲染了培英、嶺南及華英的血統，並非純正的培正人，只能算是一位雜種的混血兒。

小學一年級，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記得只有果豐和已故的尚奧是我的同學，因為他們的父親是建設廣州最高大的愛群大廈的總工程師，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記憶特深。在我們寄宿時，還有一個裸母稱「高二姑」，名叫高啟明，專門負責看管我們，有時還要幫我們洗身擦背，此外，我們絕對不能走出校門口，只有周末家長來校向當時的監學鮑賽玉老師請假才能帶我們離校，我還記得有件很有趣的事情，便是在重大的節日時，學校會特別加餸，那時學校叫「公宴」，作為學生的我們，都拚命地吃，每個人的肚子都吃到鼓起來，本來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吃完這頓飯後，都馬上去爭廁所，以致每個廁所都排着長長的隊，到長大些後，我知道每頓飯都要經過幾小時才消化，吃完飯便馬上上廁所完全是小學生的誤解和心理作用。

抗日戰爭開始後，我舉家遷往澳門，我寄宿於大廟頂培正小學五年級，隨着年齡的增長，學生的成長也不斷分化，大部份都天天進步，但亦有一部份缺乏自愛，調皮搗蛋，屢教不聽，本來一般學校都沒有體罰，但學校對那些特別難改正缺點的學生不能不進行體罰，我在這群後進的學生中，可稱為「一哥」了，所有的懲罰方式，我都體驗過，如托童軍棍罰站在校門口立正思過，內務不潔罰托「咸衫籬」和罰抄宿舍規則十遍，如多人犯規的，罰托乒乓球枱（半邊）6至8人用手抽起。除此之外我還受過當時李孟標主任鞭笞12下的極刑，這學期結業典禮上，宣讀和表揚了一批品學兼優的優等生名單後，便輪到品行丁等的學生，由於我特別頑皮，他要我站立在板凳上，然後用雞毛掃鞭打，我不僅沒哭，還露苦笑，以致李主任大力加鞭，引起他批我是「燻熟狗頭」還依起排牙。這些我都沒有忘記，我相信當時建社的同學都會記得，可我並不懷恨，特別是自己成長後，我深深的感謝李主任，他是恨鐵不成鋼，而且我以為「打者，愛也」在某種情況下，完全正確的，師者父母心，天下之通義也。

另外，我還記得建社是在我們小學讀五年級時成立的，由李主任在週會宣佈，後來還專門開了晚會來慶祝，晚會上我記得還演了一個短劇，名字叫「山東嚮馬單子云」，劇中我還演出當小和尚，我相信有些在建社成立時的同學會記憶起來的，除此之外，更忘不了教我們的老師監學是鄺文光、國文是梁友雄、算術是廖慕芬和陳景柱、英文是莫如福（兼社監）、公民是馮肇漢、體育是黃啟堯和段

玉清、歷史是梁寒淡，所有這些老師可能都已不在人世，但他們永遠值得我們緬懷的。至於教過我們的老師大都忘記學生的名字，可是教過本人的老師都沒有忘記我，並不是因我品學優等，而是因我調皮搗蛋，常惹老師生氣，可以一事情便知道：大概十多年前，香港培正準備組織一群師生來上海觀光，我當過負責上海培正同學會工作，而他們負責與上海聯系的是梁寒淡老師，通電話後，我知道對方是梁老師時，連忙向他請安與問好，他很驚奇地問：「你怎麼會認識我？」我笑着說：「梁老師你一定忘記我，我是在澳門培正小學你教過歷史的曹懋庸（高中才改名），不料他立即回答說：記得記得，原來是你，怎麼會在上海，而且負責起同學會的工作？我也很愕然，怎麼梁老師和我幾十年沒見過面會記起我的名字呢？」後來我仔細想想，當時的老師都將我作為另類列入另冊所以印象特深，真使我慚愧不已！至於教我們初中和高中的老師，同學們會比我更清楚，我不必細說了。

這次，文藻同學只指出本人在校時善於搞笑，他是我培英和培正的同班同學，對我是很了解的，但他隱惡揚善，不談我調皮搗蛋之事情，將我作為班中的善於引人發笑的「開心果」，更令我汗顏和羞愧。對我只褒不貶。

今天，離校六十年了，自己一直以來直至退休為止都從事於教學工作，這主要是以為這是培正對自己嚴謹的教育，教會學校蜚聲中外優良的校譽，教師的表率，學生對老師的熱愛與支持，使我熱愛教育事業，雖然年青時，自己在表現欠妥，但後來有所覺悟，所以在教學中能結合自己過去的言行，現身說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受到學生的尊敬和深深的愛戴。很多學生畢業後，都表現良好，對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我本人在未退休之前也曾獲得過由當時上海市長陳國棟頒發的「上海市高等院校先進教學工作者」的光榮稱號，這使我深感安慰的。

在慶祝我們離校六十周年的「鑽禧」時，我以為「鑽」是財寶之首，也就是說：慶賀六十周年已是到頂了，到七十年再來舉行慶賀大會是不大可能的了，因為以年會上、以體力上，都可能承受不了，但九十或以上的建社同學還會有少數人健在，希望這些同學會繼續祝福我們的母校並會深深的感謝主的恩典，使母校流芳萬世！

廣州培正建社 曹振遠 2008年3月於洛杉磯

憶秦娥（填詞）

（回母校參加建社離校60周年鑽禧活動感言）

建社 陳文藻

衷腸熱，回歸故園心迫切，
心迫切。

時光易逝，難忘歲月。

耄耋相逢何喜悅，
紅藍往事從頭說，從頭說。

師恩如山，永不磨滅。